

016_上人收的第一個徒弟：(法華經 25-序品第一 2013-07-01)

佛說此經已，結跏趺坐，入於無量義處三昧，身心不動。這是第二種啊，入定瑞。「佛說此經已」：釋迦牟尼佛說完了這一部經，哪一部經啊？是不是這個《妙法蓮華經》已經說完了？不是。這是啊，《無量義經》，佛說完了《無量義經》的時候，就是啊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這一部經，佛說此經已，說完了這一部經。

那麼說完了這一部經，應該休息休息啊！啊，佛啊，不去休息去，做什麼呢？「結跏趺坐」：這跏趺坐呢，又叫「**蓮華坐**」，有單跏趺，雙跏趺。爲什麼要結跏趺坐？這跏趺坐呀，幫助你修道。這個跏趺坐，也又可以說是「**金剛坐**」。以前我講那個鬼逼禪師那個公案，你們各位大約都記得。

那麼所以呀，就不講那個意思，現在講這個跏趺坐，你結上跏趺坐，坐禪，少昏沉，這是啊，第一個好處。什麼叫昏沉？昏沉，就是坐那個地方睡覺。你結上跏趺坐啊，這坐著，他不會跌倒的，你坐著很堅固的，啊，容易生出來你的定力。

你打坐就想要得到定力，那麼這個跏趺坐呀，幫助你生出你的定力。啊，你定力生出來了，慧力也就增加了。慧力，就是從定力那來的；定力，就是從戒力那來的，從戒律那來的。你這**結跏趺坐呀，啊，端然正坐，這就是本有的一種戒體**。你有戒，就有定；有定，就有慧；戒、定、慧這三無漏學，都從這個跏趺坐生出來。

那麼又者，你結上跏趺坐呀，這一切天龍八部啊，都擁護你。天龍八部擁護你，那個邪魔外道啊，妖魔鬼怪，那些個魔王，就都遠避去，向遠去逃跑了。所以呀，這個**金剛跏趺坐呀，這是修道最要緊的一種坐法**。

在這個，我在東北的時候，曾經啊，遇見這麼一件事情。這麼一件事情呢？他是一個外道的法師，自己呀，有三千多個徒弟；可是他自己知道自己呀，沒有道業，沒有道力，於是乎啊，就各處去求道。他也不敢叫他這些個徒弟知道啊，他各處去求道。爲什麼呢？啊，他若叫他徒弟知道他沒有道了，就不相信他了，他這是一個傳外道的法門。那麼各處去訪道，一訪，訪了兩三年，也沒有訪著啊，這個明眼的善知識。

以後呢，他就遇到我了。遇到我啊，怎麼樣遇到的我呢？因爲以前我和他就認識，很久也沒有見了。在我母親墳上守孝啊，他也聽說過，聽說過，可是沒有見過。有一天呢，我就到他家裡去。到他家裡去呀，他有一個姪子，姪子呢，就是他哥哥的兒子。那天晚間呢，就作了一個夢，作了什麼

夢呢？他在夢中啊，就見著，本來他沒有見過我，也不認識我；那麼在夢中啊，他就見到啊，看見我，在夢中。

看見我，他就也不知爲什麼，他就向我求道？求道，他聽啊，這個人叫關占海，他就聽我說，哦，你不能求道，你也不能修道啊！爲什麼呢？你身上一身的孽皮，孽，所謂孽皮呀，就是罪業，罪孽的這個皮。他在這個時候還要求，要求呢，他就看見我在他這個頭頂上用手這麼往下一剝，就剝下來一張皮，這一張皮給它往地下一放啊，他一看，是什麼皮呢？是一張豬皮。完了，他說，他就聽我在夢中對他講，說，你這回呀，你這張孽皮我給你剝下來，你可以修道了。

那麼在這一天晚間他做這個夢，第二天呢，我就到他家裡去。我和我的叔叔啊，關忠喜認識。啊，他就問他的叔叔，說，這個是誰呀？我昨天晚間作夢，夢見這個人來，給我剝去一張豬皮了！啊，他二叔就說，哦，這個是這個在拉林西黃旗那守孝，那個他們一般人都知道的，叫，那個孝子嘛！這麼樣他就很歡喜，就對他的叔叔啊，講他這個作夢的原因。

他這個叔叔一聽，因爲他叔叔也是一個道迷了，就認爲，啊！這回這送到我們家裡來了，這個道送到家裡來了，我們倆個快向他求道；於是乎倆個人都跪到我面前就不起身，要拜我做師父。那時候我二十三、四歲的樣子，二十三歲；啊，我說，我不能做人的師父啊！我沒有什麼道，我現在還找道呢！

啊！你慈悲了！我們倆個人知道你是個修道的人，一定要拜你做師父。我說，你不要著急，我帶著你呀，各處去訪道去，你看哪一個夠做你師父的資格呢，你再拜師父；你不要拜我做師父，那我拒絕他們。

在昨天講這個結跏趺坐，這個姓關的，關忠喜，和他的姪子，叫關占海，倆個人呢，就向我來求道。那麼這個關忠喜，和關占海，他啊，這關忠喜他有三千多個徒弟，但是啊，他自己生死沒有辦法了，於是乎啊，他就很著急的各處去訪道。

訪道呢，訪了幾年，大約三年呢，也沒有訪到道。這一次啊，我到他家裡去，啊，因爲他姪子啊，有這麼一個特別的夢，他自己呀，也知道我，所以呀，這個叔叔，和姪子倆個人呢，就跪到我面前來求道。

當時啊，我對他講啊，我說，我是沒有道，我可以給你找一個道，你跟著我各處去找道，你到任何的寺廟上去，啊，或者這有修行的人地方去，你看哪一個，你滿意了，你就可以呀，認一個師父。

於是乎他又跟著我各處去走，就到所有的這個有名望的這些修道的人地方去，都對他講，都叫他見。見完了之後呢，他都認為不滿意，不滿意，那麼回來又向我求道，我說，我沒有道！

我只可以教你一個修行的方法，修行什麼方法呢？就要結這個跏趺坐，你先試一試看，你可不可以結跏趺坐？於是乎呢，他一坐呀，這個腿呀，高起來這麼多，大約離著這個炕上啊，有半尺高，不能貼炕的。

這一個人，他結這個跏趺坐，在這個右邊這個腿，不能啊，接近這個所坐的這個蓆子上，或者凳子上，那麼翹起來有半尺多高。爲什麼他這樣子呢？因爲他生長啊，在這個山裏邊，這山裏邊的人呢，這個膝蓋，就是這個腿的這個膝蓋，就很大的，叫大骨頭節；所以呀，他結這個雙跏趺坐就很困難，但是勉強啊，也可以結，也可以坐。

那麼我教他啊，練習這個坐之後，我就走了。走了，等到七十多天，我又到他家裡去，去啊，一看，他這個本來他就大骨頭節這膝蓋很大的，現在更大了，腫起來；這個膝蓋腫的，走路都不能走了。

在我北方啊，所用的那是鐵車，這個鐵車的車轂大約有二寸呢，寬這樣子，這個車輪。車輪走路的時候，會把這個地下，這個土地呀，壓成一道溝，也有二寸多寬這麼一道溝。

他啊，這個時候啊，連這個車轍這一道溝啊，他都邁不過去了，這個腿腫得這樣子。那麼我一看他這樣子，這是很嚴重了，我就告訴他，我說，你不要練習這個坐了，這個坐，對你大約是不會成功的，你可以停止練習這個坐了。

他說，啊，我呀，除非死了，我就不練習這個坐；如果我不死，我這個腿呀，再腫的再厲害，我也要練習它，因爲修道啊，如果沒有一種啊，忍這個痛苦的心呢，這怎麼可以修得道呢？我連這一個結跏趺坐都練不好，那我還修什麼道呢？我一定要把它練的成功了。

我說，你這樣子，啊！我也不管你了！你練就練，不練就不練，隨你自己的意思了，啊！我就又走了。走了，等到一百天的時候，以前七十天到他

家裡去，這一百天呢，我又到他家裡去；去一看，他現在可以走路了，腿也不腫了。我問他，我說，你是不是停止練習這個跏趺坐了？

他說，不是啊，他說，我現在不單腫消了，腿也不痛了，啊！這個腿坐著也可以接近這個蓆子了；也可以呀，我坐到凳子上，它也不翹起來，也不痛了。啊！我說，你這是有志者事竟成，有這種志氣呀，你成功了。於是乎啊，我就教他這個坐禪的這種方法；那麼他就修習，習這個參禪的這種的功夫，這是他這樣子。

他這個姪子關占海呀，啊，也跟他這個叔父各處去求道；求了三年，再加兩年，通通前後五年，也沒有找著師父。他啊，對我非常好的，啊，逢年遇節，這過年，過節呀，他就買好多東西去送給我；或者好吃的東西呀，或者總而言之他送很多東西給我。

當時，我只以為他對我有種好感，那麼有一次，我又同他到這個，就是我的那個廟上，**三緣寺**，見我們那個廟上的方丈和尚。這個見著了，我以為他會拜我做師父，他也沒有拜，沒有拜跟我回去，和他到他家裡去。

在半路上，經過一條樹林子，這條樹林子，大約有半里路長這麼大；啊！到這個樹林子裏頭，把我袖子就這麼給我抓住了，就給我跪下了！跪下，我說，你做什麼？他說，我啊，走了這麼多年呢，我所見的，啊，我最相信的，就是你，我所以現在呀，一定要拜你作師父！

啊，我看他這麼樣子拉著我袖子，我這時候就假裝發脾氣了，把袖子這麼往下一掇，轉過身我就走。哼！我走了，走大約有半里多路吧，回頭看看他，還在那跪著呢！啊，也沒起來，跪在，就擦眼淚。哦！我又回去走到他的面前，我說，你做什麼？嗚！你一定要收我作徒弟，要不，我就跪著不起來，我跪死這！哦！那你跪死這最好！哈哈！你跪死這也是你自己願意跪死的，沒有人給你償命的，你願意跪嘛！

我又走了，又走了，我看一看他倒是起身不起身？又走出有一里路，他還在那跪著也沒起來。啊！這回，把我的心跪的有點忍不住；回去，我說，好了，我答應你，這是在這個東北呀，收的**第一個徒弟**。那麼這個徒弟呢，由皈依之後啊，他就在沒皈依之前，他就吃齋；那麼皈依之後呢，他就練習坐單，脅不著蓆，不躺著，也持午。

等他這個叔叔啊，又修了幾年，修了大約有五年的時候吧！以後啊，他自己就知道他自己往生的日子了；對他家裡說啊，說，我呀，在某天我就要

走了，你們也不要哭，也不要喊，我呀，最感激的，我最想要見的，就是提我，說，如果這個孝子他若來呀，最好了！

但是我現在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？也沒有法子給他通信，啊，那麼其他的事情，我都可以放下了！**唯獨這一件事情啊，沒有滿我的願呢，我是覺得不圓滿！**

那麼這麼講完了之後，到這個到這一天了，他坐著那個地方，就，啊，也沒有什麼病就死了，坐那地方死的。等他死之後啊，他那個鄉村裡邊呢，很多人都作這麼一個很奇怪的夢，作什麼奇怪夢呢？人人都夢見他，有兩個青衣的童子帶著他，在前邊領著他，就往西方去了。所以呢，這是以後啊，他的太太告訴我。

那麼這個結跏趺坐呀，對修道上啊，是最有重要的關係的。所以若能練習呀，結跏趺坐，這對修道上啊，是太好了。

那麼釋迦牟尼佛也說完了這《無量義經》，也就結起跏趺坐，「入於無量義處三昧」：他就入到這個無量義處這種的定。這無量義處啊，啊，因為也就是啊，入到這個實相定，入到啊，那個只有啊，這個實相，入這個定。

「身心不動」：身，啊，就是這個身體；心，就是我們一般人的這個心。有的人呢，就問了，說是啊，這個身不動，可以看的見；這個心不動，又誰能可以知道呢？啊，你這個**身不動，心就會不動；你身動，心就動。**

所以這個入定的人呢，身若不動了，這個心也會不動。這個心，不是這個肉團心，這是個真心。這個**真心，本來就是不動的，啊，你入定、不入定，它也是不動的。**

那麼現在這說身心不動，怎麼它不動呢？就因為他入了定了，這個身心得到清淨的本源呢，這種境界，所以身心都不動了。這是啊，佛這個入定的祥瑞，入定瑞就是這樣。